

□ 乡土杂谈

祝福腊月里抵达故乡的人

● 李晓

应该给腊月增添一个节气了，这个节气是春运。

春运，一条浩浩荡荡的河流，顺着群山走向，蜿蜒流淌，流向故土家园，所以，春运是这个国家一年之中最大的一次人口迁徙。

老韩的故乡在东北，老家有湖，湖边有芦苇，秋天芦花漫天飞舞。老韩对我说，一到腊月，他就止不住双腿发颤，感觉地下爬出的根须拉扯着他，像被人勾走了魂，不自觉地走向车站码头，望着那些返乡的人流，目光游离。老韩说，腊月梦里，有芦苇在风中哗啦啦响，母亲在一条老路上嘶哑地喊着他的乳名，回家过年。老韩的母亲，离世多年，在故乡有一所土坟，被杂草簇拥。老韩在腊月里回

故乡，为去世亲人的坟培一把土，燃一炷香，这是一柱招魂的香，它为故乡的不曾走失而袅袅飘动。老韩说，今年腊月，他还是要拖家带口地回去过年，他和几个族人，还要在腊月里商量修家谱的事儿。

我的友人阿贵，平时里大多沉默，喜欢一个人绕城走路，看路边人下棋。去年腊月的一天，阿贵也是一个人返回他那荒凉的老家村子里，他在山梁上燃放烟花，攀爬向空中的烟火，咪咪地擦着浑浊的夜色。阿贵对我说，感觉那些沉寂过后的烟火，是他的灵魂隐现。

我进城16年的母亲，一到腊月，就摩挲出针头线脑，开始缝缝补补那些旧衣裳。母亲嚷着让我把

这些旧衣裳，送给老家那些人。我责怪母亲，早不是那年月了，谁还穿那些旧衣裳。母亲发火了，送回去，都给我送回去。而今，染上乡愁的我，终于明白，那是母亲对老家的一份惦念，也是给了我一个回家的理由。

“喂，喂，是表侄儿嘛，我是你表叔……马上就要赶火车回家了……”电话那边，风似乎很大，传来呼呼地声音。这是去年春运时，我56岁的表叔，在太原火车站给我打来电话。表叔说，大雪漫天，火车站到处都是人、人、人……

这几年，表叔在山西那边挖矿挣了一点钱，坐火车回来过年时，提着拉杆箱，还戴着一副墨镜。他开始给城里亲戚家娃娃大

方方包压岁钱了，还准备拿钱整修祖坟。今年春运又来了，表叔给我打来电话：“表侄儿啊，我和你表哥还是一同坐火车回来过年。”我给表叔打电话：“叔啊，春运时火车太挤了，就坐飞机回来吧，少折腾。”表叔大声嚷嚷起来：“这些年我坐火车回家，都上瘾了，我哪坐得惯飞机呢。”

春运时节，这个国家的大地上，山峦中，河流边，风雪中，火车奔跑着开往同一个终点，那就是家。像我表叔这样一群人，就是坐在这样的火车赶上了回家的路。一到年关，他们归心似箭，好不容易买上了一张春运期间的火车票。看一看他们在火车上的姿势和情景吧：坐着，睡着，站着，卧着，挤

着，趴着，踩着，叫着，哭着……或倚，或躺，或靠，或伏，或蜷，或弓，或抵，或弯，或抱，或缠……他们就那样，在火车上一直保持最艰辛的姿势。火车轰鸣着穿过一个又一个隧洞，光亮又漆黑，黑夜又白日，村庄又城市，当火车喘完了最后一口气，终于到站了，家乡也就不远了，他们疲倦的眼帘瞬间闪现出喜悦。

春运里奔跑的火车，浮现出一幅幅中国大年飘动的春联。祝福腊月里抵达故乡的游子们，希望今年春运的火车上，不要那么拥挤，不要那么吵闹，你们都能够好好睡上一觉，醒来后望见的，就是故乡的群山，温暖的炉火，亲人们舒展的笑脸了。

寒冬赏读 取暖诗

● 聂顺荣

冬至过后，严寒紧逼而来，此时，细细赏读文人墨客留下的以取暖为题材的诗作，别有一番情趣。

“风光今日动，雪色故年残。薄夜迎新节，当炉却晚寒。故香分细雾，石炭捣轻执。年芳袖里出，春色黛中安。”这是南朝陈治家、文学家徐陵《春情》诗中的句子。描述的是人们在农历年末岁首围炉取暖、辞旧迎新的情景。诗中特别提到，把“石炭”捣成粉末，用“轻纵”（细致薄绸）筛去杂质，掺入香料做成发香煤饼入炉燃烧。不难想见，除夕之夜家人团聚在这温暖飘香的室内，愈发衬托出节日的热烈气氛。

金代文学家赵秉文钟爱暖炕，他在《夜卧暖炕》诗中写道：“京师苦寒岁，桂玉不易求。斗粟换束薪，掉背不肯酬。近山富黑豔，有金不难谋。地炕规玲珑，火穴通深幽。长舒两脚睡，暖律初回邹……”诗中描述了金代中都（今北京），寒冬时节柴米昂贵，富裕之家不惜重金到近山处购买“黑豔”（即煤炭）烧炕取暖。尽管门外雪深三尺，寒冷彻骨，但室内仍温暖如春，人们可以伸展两脚安然入睡，而且鼾声连连。

最生动有趣的取暖诗，当推清人方朔的《暖炕诗》：“燕山之寒南所无，十月重裘已拥狐。白日乘风面似割，夜气一肃尤彻肤。欲卧又畏衾似铁，独坐往往依红炉。主人慰予勿复尔，有炕胡不生火乎……”此诗描写了诗人初到“燕山”，夜晚寒气刺骨，想睡觉怕衾被冷似铁，只好“依红炉”独坐。但是主人告诉他，尽管天气很冷，你只要把煤火燃烧起来就解决了。过了一小会儿，火炕就烧热了。不论是枕头还是衾被，都是温暖宜人。

寒气袭人的隆冬时节，捧读这些诗作，不知不觉间，仿佛与诗人一块儿走进温暖的世界。

□ 特别记忆

五张火车票

● 涂红树

春运车票已买好，只等放假回家过年，这种感觉真好！

看着表妹微博上的这条消息，我想起了那个飘雪的晚上，我排了三天三夜才买到的五张火车票，感慨万千。那时，春运火车票只能提前一星期在代售点购买，且在市区，于是，表兄妹五张火车票的排队任务，交给了在市区打工的我。

我依稀记得，一个漆黑的夜晚，我三点出发，借着路灯，骑着破自行车，赶到售票点时，已是凌晨四点。排队买票的三支队伍已弯曲曲绕了好几个S型。我站在人群后面，前面不时传来“哎呀呀”地颤抖声，有人不停地搓手跺脚，有人把“好冷呀，好冷呀！”当成台词念个不停，边念边抖动着两个衣袖，还有人裹个被子蹲坐在地上。一开始我还没感觉到冷，等站久了，浑身发麻，腿也直打哆嗦。

“明晚咱也带床被子来……”。“票买好了，明晚还来干嘛？”“嘿，今天能买到票估计要烧高香了，听说一个点一天才放几十张票，每人最多只能买两张票。”他



们之所以等着，是因为还抱着侥幸心理，期望能买到票。

熬到八点半，代售点的铁门开了，人群开始躁动，“靠紧点，千万别让人插队。”边说边用力地往

前挤着。一开始队伍前进的速度很慢，等得人心焦。和他们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，我才知道买票比我想像中困难得多。慢慢地，速度明显加快了，我正庆幸呢。“这么快，

估计是没票了。”果然前面的人走出来，别排了，票没有了。哪哪哪？有人听到某地票卖光了，直接撤了，有人不死心，还在干等着。十点多钟，我被售票员明确告知，回老家的车票已卖完。

第二天晚上，我十二点出发，真奔售票点，发现还是有很多人，原来这些没买到票的人直接在代售点安家了。空耗了十小时才知道，这次又没戏了。所幸认识了三位老乡，约好明天一起排队，他们帮我买三张。

第三天傍晚，天空开始飘雪粒子，我晚上八点就坐公车交去了售票点。这次还好，人不是很多，老乡一直在售票点蹲守。售票点的门是一直关着的，我们站在外边感觉特别的冷，老乡把我让到了最前边：“这次我们排得比较靠前，估计能买到票。”老乡的话一下子点燃了我的勇气，能买到票回家，吃这点苦算得了什么呢？我们就这么在原地转着圈、跺着脚、搓着手、聊着天，一直熬到了天亮。羽绒服的帽子已经被雪花染白了，我们一个个成了瘦子雪人，两手垂着像个树桩一样没了力气。“再熬一会就好了……”大家不断地加油鼓劲，早上九点，我终于买到了车票。

拿到车票的那一刻，我幸福地笑了，特别地开心，就连打电话的声音也是充满喜悦的。

盼雪

● 张庆余

再有半个月就到立春了。从立冬到现在，片雪未落，大地是那么的干燥。田间的麦苗都没精神，我不由得盼起雪来。近期央视晚间的天气预报，我最关注的就是济南、郑州两地的天气情况了，因为家乡就处在两地之间的鲁西南地带，两地的天气形势对家乡来说有很大的“参考价值”。每每看到两地均无雪的天气预报，心中不免产生一种不可名状的焦躁。

盼雪，自有盼雪的理由。“瑞雪兆丰年”——这是我上小学时就跟老师学会的一句谚语。后回乡务农，与土地“相依为命”，更深谙这句谚语实乃千真万确。再后来虽

然长时间进城谋事，但一直舍不得放弃老家那二亩责任田，当然也就时常牵挂田里的“收成前景”。两年前虽然又将责任田转包给了他人，但早年积养在胸中的“农民情结”仍使我高度关注着农事。倘若冬季乏雪，田间的小麦不但缺乏“被子”，尤其“饮料”不足，那就必须进行冬灌。冬灌，谈何容易？最难受的莫过于浇麦时畦埂开口子“跑水”而去堵水了。因为两米多宽的畦子里满是凉水，堵口子时必须脱掉鞋袜，卷起裤腿赤着脚，咬着牙跳进麦垅间的水里赶快挖泥堵决口。两只脚常被冷水“砸”得直打哆嗦。地块大的，有

时白天浇不完，为了减少安机子、卸机子的麻烦，傍晚也不能停机。如果冬里有几场大雪，那么冬灌之苦就免除了，况且还可节省不少冬灌费。人们常说“春雨贵似油”，那么冬雪又贵似什么？我说“冬雪贵似金”，恐怕亦不为过。

盼雪的第二个理由，是雪能净化空气，能造就美景。不是吗？你看，当一场大雪降临，那漫天皆白，那银装素裹，那洁净无暇，加之那“山舞银蛇，原驰蜡象”的豪情，那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迷人，你不得不佩服雪在造就自然美景上的妙处。我不懂医学和生物学，但凭我的朴素感觉，也觉得大雪过后的空气是干净得舒心悦意的，是极利于杀菌、有益于健康的。此时，你看不到地面和空气中的污浊，尽管放心地去呼吸吧。民间有云：“不热不冷，人有灾星。”我的理解，句中的“不冷”二字，很大程度上包含着“不

雪”，如若说成“不热不雪，人畜灾多”，或许有同样道理。我以为，冬季无雪，不但不能称作完美之冬，亦不可称作人类的健康之冬。

大雪还能给人带来休闲。特别是农村的人们，在大雪天气里，才能真正地歇息上几天——地里啥活都不能干了，也不适于出门做小买卖了……这个时机，男爷们即使扎堆玩扑克、打麻将，也能理直气壮起来。我过去在老家务农时，雪天成为我读闲书或“爬格子”的最佳时机。对于放了寒假的孩子们来说，大雪过后的堆雪人、打雪仗、在结冰处的街道上或小河的冰面上滑冰等，更是趣味无穷。漫洼里觅踪捉野兔、庭院中立筛扣麻雀、冰面上比赛甩拉拉牛（一种木制的上粗下尖的圆型的玩具）等，也曾成为我年少时的几大趣事。这又何尝不是当今孩子们的趣事呢？

我盼着快快下雪。